

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唐写本《尚书》

□ 刘波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《尚书》汇编了一批上古政治历史资料，也是儒家“五经”之一。经过秦代焚书和秦末战火，汉初由伏生传下来的，仅有 28 篇。此后又有古文《尚书》出土。不幸的是，经过魏晋之际的社会动荡，古本丧失殆尽。东晋元帝时，梅賾向朝廷进献了一部古文《尚书》，有宣称为西汉大儒孔安国所作的传。这个本子囊括了伏生本 28 篇，但将它们拆分成 33 篇，又依据先秦古籍中引用的《尚书》零散文句，伪造了 25 篇，凑成 58 篇。这个本子虽然不是真正的古文《尚书》，后来却成为《尚书》的通行本，受到世人的尊崇，刻入唐开成石经，也是科举考试的依据，流传很广，影响深远。

现存《尚书》的古本，最早的是东汉熹平石经的残石，可惜残碎太甚，保存的文字不多。其次便是敦煌遗书中留存的《尚书》古写本，它们抄写于唐代，全都是伪孔传本，无一例外。据浙江大学许建平教授统计，敦煌遗书中存有 49 件《尚书》写本，其中有的是相对比较完整的长卷，有的是很小的残片，有的可以缀合。这些卷子，涉及《尚书》58 篇中的 34 篇，其中首尾完整的有 22 篇，内容接近全书的一半。它们为现代人了解《尚书》、研究《尚书》，提供了无比珍贵的资料。它们大多收藏在英法两国的国家图书馆。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件敦煌唐写本《尚书》长卷（编号 BD14681）。这个卷子长达 367.2 厘米，卷首残缺，卷尾完整，有尾题“尚书卷第一”。存有文字 162 行，包括《尧典》的后半部分及《舜典》全篇。它曾经是收藏家许贞干味青斋的收藏，1955 年 12 月连同许贞干旧藏的其他 22 件敦煌遗书，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图书馆（今中国国家图书馆）。到馆时这个卷子状态不佳，残损严重，卷首部分尤甚。《敦煌劫余录续编》著录：“严重碎损，纸焦脆。”



图 1 BD14681 敦煌唐写本《尚书》卷首

20 世纪 90 年代，国家图书馆开展敦煌遗书的抢救性修复，这件残破不堪的珍贵文献得到妥善的保护。据修复这件文献的修复师周春华老师说，修复前的卷子“整体破损程度比较严重，卷端残缺，有许多碎片，卷心多裂缝，整体揉卷在一起，需小心翼翼地展开”。为了复原卷首的碎片，修复师们参考《十三经注疏》，把指甲盖大小揉缩在一起的碎片，根据残存的文字笔道，逐一找准位置，完成拼接复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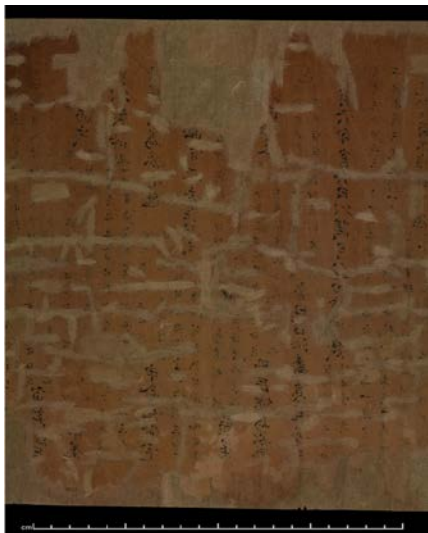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BD14681 背修复痕迹



图3 BD14681 与 S.9935 缀合图

现在，我们还能从卷背密密麻麻的修补痕迹（图2），可以想象这个写卷修复前的碎裂程度。修复后的《尚书》写卷，提供了更多的文献信息。原收藏者许贞干的《味青斋藏敦煌石室佚卷》记录这个卷子“自‘日中星鸟’起至卷末”，修复后“日中星鸟”四字在第7行。也就是说，修复后的写卷能多识别出卷首的6行文字，它的学术价值也就更突出了。这是古籍修复有助于文献研究的一个显著的例子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个写卷第10—14行下部残缺的一块，保存在英国国家图书馆，编号为S.9935。这块残片存5行（以正文单行大字计），十余字。缀合之后，这个写卷能够提供的信息就更多了（图3）。

这个写卷中，“世”字缺笔，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；“治”字出现14次，不缺笔，但有4个“治”字改为“理”，虽然它避唐高宗李治名讳不严格，但仍足以说明它的抄写年代当在唐高宗朝之后。学者将它与唐开成石经本、孔颖达《尚书正义》本对勘，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细微的文字差异。透过这些差异，可以看到隶古定本《尚书》的原貌，纠正传世文本的讹误，纠正历代研究者的误解误说。凡此种种，都可以加深我们对《尚书》之《尧典》《舜典》两篇的理解，以及对《尚书》流传史的认识。



图4 BD14681 敦煌唐写本《尚书》卷尾